

明詩話全編

陸

吳文治

主編

明詩話全編

江蘇古籍



邢侗詩話

孫肅編纂

邢侗（一五五一——一六一二），字子願，山東臨邑人。萬曆進士，官終陝西行省太僕卿。善畫能詩文，尤以書法著名，與董其昌、米萬鍾、張瑞圖合稱「邢張米董」，又與董其昌并稱「北邢南董」。家資鉅萬，築來禽館於古犁丘，減產奉客，家業遂致中落。著有《來禽館集》，臺跡刻石曰《來禽館帖》，其中《十七帖》尤著稱於世。本書輯錄其詩話三十九則。

一 房公饒酒德，韋守擅詩名。一醉還一咏，兩州欣賞并。我乃遙領取。詩成酒亦傾。江山助文藻，齒髮悲平生。轉憶少年事，言軫蘇杭情。（《來禽館集》卷一《酌樂天吳郡有語，語至江山是而齒髮非，又可嗟矣》）

二 人世神仙侶，詩篇冠「柏梁」。白頭俠不減，清嘯興彌長。芒屨三千里，綸竿百二鄉。王維依北闕，客得孟襄陽。（同上卷二《送江東八十汪叟北上訪大司寇石公》）

三 中原未老吳夫子，彩筆猶堪定後盟。（同上卷三《二月望日本寧書至，謂元美先生於長至後一日赴玉樓矣。驚悼無已，輒成三章》其三）

四 詩同何遜梅花艷，興逼王猷竹樹清。（同上卷三《宋鶴山自魏見泉所來涕北作》）

五 淮海維揚有此君，判將詞賦滯凌雲。（同上卷五《朋舊有亡，數通宵夢，各賦一詩寄懷，都不書地望、姓字，儻亦有深思也》其二）

六 入洛才名小陸過，一官壇殿長青蘿。清齋暮雪生前句，夢裏沉吟涕泗多。（同上其十四）

七 今海內物力多詘，獨文力較盛。窮閭下邑，人人工為詩。然而外強者中恒乾，聲炫者實屢虧。

（同上卷六《吳景猷先生詩序》）

八 劉司空之傷亂，郭弘農之遊仙，許徵君之自叙，陶彭澤之田居，盧照鄰之折柳，陳子昂之感遇，岑嘉州之滄水，高達夫之安西，孟襄陽之清鏡，王右丞之輞水，杜拾遺之秋興，劉隨州之聽笛，皇甫氏之江京。靡不條流隳括，興象速肖。（同上）

九 夫有唐製作之業獨歸之詩，要之擅絕而難繼，則又獨歸開元、天寶之際，而名盛唐。神龍以上，詎乏宗工，而以沿襲近代之餘，流波未泯，靡麗勝則賺其爾雅，痕態露則失其穩嚴，是之為初唐。彼盛之軼於初，而初之不及盛，則時代、人情之境會為之也。譬之釀焉，耐以重醪，醞以法極，漸積深而蘊愜

治，靈和溢而天籟鳴。盛之為盛可知已。（同上卷六《穀城山堂詩草》序）

一〇（明）李、何崛起并挺，力振孤學，猶之產神景而跨開元，鑿疆竭蹶，以為盛唐，而化鳩之眼，厥有微議。江東、歷下，據時全盛，流美開元之座，即人士不無岐舌。（同上）

一一 書凡百卷，不盡述。今略辨晰其詩。清靜厭惡，則多子之處心乎；優柔溫厚，則君子之盾躬乎；欽嚴秀特，則太華之孤標乎；汪洋吐翕，則重溟之巨觀乎；華粲粲與，則需瑞之卷舒乎；條流總統，則箭簫之集成乎。從盛明而出先生之業，就盛唐而測先生，侗竊謂先生律、絕、歌行等，取以擬盛唐，則先生、盛唐無兩負。若以樂府、古詩而儕先生於盛唐，則盛唐猶似負先生者。（同上）

一二 降而論代，屈先生與李、何角，則李宜遜姿，何宜遜骨。不寧唯是，假令江東以欲野歎山之勢而遇先生，不能不左辟中原之固壘，即起歷下而抵掌于黃石之次，歷下能無爽然於銜勒而推先生國步乎！夫抗聲文苑，則夔龍弗愈於馬、班，正色臺司，則李、杜或慙於伊、傅。何也？則以全力之難而齒、角、翼、足之鮮備也。（同上）

一三 狀次吊乎方朔，菑裏感乎次卿。任城憶太白之舊，曲阿尋陳思之跡。雪宮留墟乎齊境，屢市示幻於海濱。不其之書帶危存，成山之篆文垂滅。觸時撫景，其能舍旂。（同上卷六《居東集》序）

一四 君喜為詩，詩分科品。靡不峭宅風與騷，枕藉魏晉。祖初禰盛，沿及厥中。葦會諸長，極之融液。富滋明秀，則曲渚之芙蓉，適怨清和，則無端之錦瑟。（同上）

一五 夫賢士大夫初謂德潤春秋明經耳。及觀其文，班之軌也；及披其詩，唐之矩也。（同上卷六《楊

德潤（青李園集）序》

一六（彭伯子）詩大抵立骨而饒氣，含澤而略姿，襍獻吉而祖子美，卓然翹獨之業哉。（同上卷六《彭伯子詩序》）

一七 夫詩有別材非關理，詩有別趣非關學，固矣。伯允風華奕奕，涉日十行下，縱毫騰舉，絕不作今人語。（同上）

一八 文府稱詩，是謂善物也。而法或侈之，抑或弇之。巨人著態於蓬胞，小兒呈姿于嬀媚，皂隸僭職於乘事，王公降行於執戟。易形變位，詩以衰矣。（同上卷六《汪明生詩序》）

一九 今觀其詩，不眊形不以造，不定位不以發。條流躡括，可借而言。譬之純王，則似似於冠冕。譬之英霸，則肅肅於壇坫。譬之刑章，則斤斤於科令。譬之軍政，則鑿鑿於訓厲。（同上）

二〇 楚善頌而播聲歌，黃鵠、大別，不足為其嵯峨也；長江、廣漢，不足為其淵浩也；春之盎盎，不足為其和也；秋之朗朗，不足為其潔也。牢騷紆而閨悅著，風雅廣而惠露洽。至誠動而光輝符，愧安土而化人國。（同上卷六《孫使君家集序（代作）》）

二一 今閱公詩，一切本原於情性，而以「黃絹幼婦」之詞出之，然而弗囿焉。囿之云者，北上風格，南上色澤。南之不能為北，而北之不能盡折而為南，從來遠矣。公則挺其骨以傳肉，豐其肉以飾骨。肉不附贅，骨不成削。（同上卷六《顧水（竹梧集）序》）

二二 試繹公詩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夫夫、婦婦、兄兄、弟弟、婚姻、朋友、鳥獸、草木之大凡，因

遇而觸，隨籟而鳴，具天質焉。可以興、可以觀，不敢遽擬於孔刪之「三百」，而以推而儕之杜陵之詩史，其又奚至腴顏而左辟乎！（同上）

二三 夫廟堂之上高文典策，用相如，軍旅之中露檄巧捷，用枚叔。固也。則又聞之，江南之致，韶秀而藿靡，中原之風，雄勁而扶疏，然乎？則又聞之，李白、杜陵，見長於有韻，史遷、班椽，取勝於鴻裁，然乎？則又聞之，董、賈能文而絀於武，衛、霍能武而絀於文，然乎？以斯論代，以斯程人，則攀龍先生者，可指次談已。（同上卷六《張攀龍先生（芝樓草）序》）

二四 書凡詩文分部，余受而讀，高文典策與露檄巧捷俱矣，韶秀藿靡與雄勁扶疏劑矣，杜陵、李白與班椽、史遷合矣。而究其平生之用，倭虜恒賴以襄夷。此云何？衛、霍、董、賈兼乎哉！（同上）

二五 是役也，麟閣舊勛，掃青云以載筆，詞壇宿彥，眷緇衣以作俑。如綸如緯，震煜於庭。而乃濫觴以濁水，竿吹以猥管。狐裘飾以羔袖，郢曲發以鄭唇，胡以稱焉。子廓淹通多許，載歷年所。辨甘蔗於十丈，折蜜蒙於四種。恒欲揖永和之高步，復淳化之大雅，而乃殫心匠構，託志作求。（同上卷六《忠勤堂碑版集古法書》序）

二六 先生訓詞深厚，允愜王言。先漢典謨，卓哉無忝。而至傳論、記叙、樂府、歌詩，則又淵源經史，凌駕風騷。致令古無鄰中之七子，今失歷下之王君。（同上卷九《大宗伯尊師東阿於公六十壽序》）

二七 讀盡《七略》之書，所湛漬咸黃、虞、秦、漢、六季、李唐之故。筆花墨瀋，揮霍鈎摭。長篇短韵，若大黃之弩，一發破的。又若八蠶之簇，網絡纏綿。良工獨苦，而後絲縷物如也。（同上卷十一《投轄

館記》

二八 越祥間親筆研，為詩道上，有唐人風。（同上卷十二《延安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元兄小原刑公傳》）

二九 公不欲以詩賦名，乃若所構，無不出于鱗法者。（同上卷十三《忠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濟南於公配恭人許氏合葬墓志銘》）

三〇 詩喜陶靖節，得其風神。唯其有之，是以似之矣。（同上卷十四《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省齋李公墓志銘》）

三一 府君為詩，從白香山入，大都適興達情而止。然而四聲，三尺斬然無少縱舍。如「比鄰待舉火，寒士念無家。」「臺高不礙雁，場熟且肥鷄。」「陶菊秋籬行泛舄，隋楊春水欲行舟。」「己自衣冠稱御史，不將梨棗比封君。」寢寢雅道，亦可窺見一斑云。（同上卷十八《先侍御史府君行狀》）

三二 元美之序先生詩也，謂似宋延清，似王摩詰，似劉隨州。至樂府則謂於鱗似合似離，先生以離為合，若小有軒輊云者。（同上卷十九《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行狀》）

三三 夫樂府不必言。言歌行、言律、言絕，則有唐三子未必遽操前茅，于鱗未必盡歸左袒矣。要以于鱗才致橫軼，孤高響絕，發唇剽耳，駭目洞心矣。徐而求之，聲實衡而肉好倍，蠶絲溫而麤麥飽，則先生寧甘左辟於于鱗也。（同上）

三四 太抵先濃之音淫而先生易之以雅，于鱗之言法而先生濟之以通。隆萬之趨史而先生主之以

騷，于鱗起白雪而先生倡清平。歷漢互上下，兩君相頡頏，各心競，而取舍未始不同歸也。（同上）

三五 發讀《秦松篇》，蒼顏秀色，勃勃眉睫間。已復寒風謾謾四來，若負陰崖古雪，急索毳褐冒絮，猶不足敵也。家君間作小詩，香山、蘇州耳。乃謂王先生少陵、嘉州乎！（同上卷二十五《報王百谷》）

三六 四明諸君子，人擅聲詩，其所繇法，往往略景象而重神髓，祛輕俊而趨沉實。以故，金閨之里，彼自一是非，而四明諸君子更自一是非。（同上卷二十五《答沈東霍參伯》）

三七 冲所持五言十餘首，無不重若饒鼎，溫若復陶。權聲校字，絕去七子之鉛華，而歸爾雅。不肖以為詩止是矣。（同上）

三八 就其有韻之語，業幾萬首。騷、選再駕，初、盛還步。儻或錯簡往編，雜置先古，宿士流覽，必無別白。（同上卷二十六《與雲中霍撫臺》）

三九 新篇雄深雅麗，幾以青蓮為骨，常侍為筋，長卿為色，錦瑟五十絃者為澤，昇哉！吐妙詞於絕域，真有橫槊賦詩，盾鼻磨墨之風，翩翩信一世之豪杰也。（同上卷二十九《與張觀察》）

鄒元標詩話

黃進德編纂

鄒元標（一五五一——一六二四），字爾瞻，別號南皋，江西吉水人。萬曆進士。累官至刑部右侍郎，轉左都御史。立朝以方嚴見憚，時朋黨方盛，元標心惡之，思矯其弊，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。後魏忠賢竊柄，因建首善書院，集同志講學，將加嚴譴，遂力求去位。陞辭，上《老臣去國情深疏》，歷陳軍國大計，而以寡欲進規，人爲傳誦。所著初刻有《太平山房集》，後重訂爲《願學集》。本書輯錄鄒元標詩話二則。

一 淵明田園《飲酒》詩曰：「悽悽失群鳥，日暮猶獨飛。勁風無榮木，此蔭獨不衰。」世皆以淵明閒淡絕物，散誕自居。公謂其正雅操，堅持苦心獨復處。嗚呼！公苦心獨復，誰則知之，鄒子謂公道淵明者，

正自道也夫！《願學集》卷六下《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平泉謚文定陸公傳》

二 觀足下詩，有千巖萬壑之奇，吾不得而窮之。足下履道獵德，抱璞受刖以終，所謂「詩窮而後工」乎？（《明人尺牘·郝忠介元標》）

《願學集》

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

《明人尺牘》（清黃定藍輯）

清道光九年甬上陳氏刻本

唐時升詩話

穆克宏 郭 丹編纂

唐時升（一五五一——一六三六），字叔達，嘉定（今屬上海市）人。幼時家貧，躬耕自給。年未三十，便棄舉子業，從歸有光學習古文，聲名益著。王世貞官南都，延之邸舍，與之辨析疑難。亦工詩，授筆立成。五古高閑遠澹，七古步驟老杜，肖其神情，五七言律則出入王維、劉隨州之間。與同里婁堅、程家燧友善，并稱「練川三老」。著有《三易集》。本書輯錄其詩話十一則。

一 讀罷《五君咏》，殊深千古情。隨波無礙世，放浪有涯生。不掛眼前事，何論身後名。況逢嵇阮輩，寧惜酒杯傾。（《三易集》卷三《同龔廣文應民集時聖昭樓中三首》之三）

二 余少聞長老言，石田先生有《咏落花詩》。庚子之春，乃見其手書，凡三十首，蓋上規錢劉，卜擬皮陸，其他浸淫於鄭谷、齊己，雜出楊萬里、陸務觀之間。初未謂其工也，再讀之則見其鈎索多端，才情溢出，不純高雅，不避凡淺，而善發難明之語，能顯必至之情，可謂盡寫物之工，極詞人之致者矣。因命兒輩錄而誦之。序云，文徵仲呂楨伯各和十首，後見之他所，亦自斐然。余閒居有作，輒得前數，蓋以廣兒輩之意，使知文章之道，探之不窮，引之愈出，或踵迹而異容，或更張而同調，鹽梅互用，而滋味之變無窮，繪粉交施，而文采之觀頓異。若曰力追前人，工掩衆作，斯則既异本懷，殊非物理。夫車象轉蓬，舟由剝木，後雖輪輶交道，舳艫蔽流，豈可與爭巧哉！要亦創始者之難云爾。（同上卷五《和沈石田先生咏落花詩引》）

三 三代之民，生而聞庠序之教，長而見仁義之習，道德一而風俗同，善善惡惡之辨，昭昭若黑白矣。是故聞人之善，不待其誇炫而好之，若聽金石之音也；聞人之不善，不待其深切而惡之，若中荼堇之味也。夫詩言聖君賢后良臣志士之美，未嘗為矜大揚榘之詞也。其旨暇，其言文，聖人以為是足以使人慨然翻然、思企之矣；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變，未嘗為憤懣恨懣之詞也。微而諷，宛而深，聖人以為是足以使人愀然愴然、懲創之矣。此豈但一日之故哉？國家之政，父兄之訓，渾濡漸漬於人而善惡之辨素明也。禮義之教衰，廉耻之道絕，天下之人，各恣其私而懵然不知是非善惡之所在，故吁嗟咏嘆之間，美者不足以為勸，刺者不足以為懲，於是聖人始法言斷辭，分別邪正，若揭日月於中天以示天下。夫是之謂《春秋》。蓋傳曰：王者之迹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《詩》亡者，言三代

教化之衰而民失其善善惡惡之心，詩之微詞隱旨不足以移風易俗也。夫《春秋》褒以為賞，貶以為誅，三綱五常由此出而其義主於尊周。左氏深知孔氏之意，故於王室之事數致意焉，以為周道雖衰而文武成康之禮猶有未亡者，故可以自立於大諸侯之上，此所謂天子之事乎。（同上卷七《經論·詩亡然後春秋作論》）

四 作詩之道，非難非易。易，故《三百篇》多出於野夫遊女，難，故成一家言者，代不數人。若僕之懶慢廢學，非曰能之，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仿佛焉。譬諸組織一經一緯，一玄一素，雖由女工之手，而必成於杼軸，衡縮疏密輕重，各有其度，不可違也。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，嗟嘆之，久之，知其言之所以然，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。由是而得之杳杳之中，出之恍惚之際，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。如是知不為作者笑矣，乃其神而化之，則存乎其人耳。至於是，而又不能無得失，則如迴颿之過，賞音者知之，勞薪之炊，知味者辨之。若夫輕心掉之，怠心易之，昏氣出之，矜氣作之，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。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，雖所為詩，字字珠璣，亦何裨益。然借以發舒其意氣，陶鎔其性情，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，烏知不在此乎？（同上卷八《書牘·與會長石編修書》）

五 王辰玉先有紀遊刻，又自彙其紀遊之詩凡若干篇。南自浙江，北至於廬龍之塞，所見巖谷之美，林麓之麗，江湖之觀，與夫道途寒暑晦明雨雪之變化皆具，而懽愉惻愴幽閒感慨之思，雜見其中，置之左右，不使久而忘焉。蓋余足跡之所及者，亦過半矣。誦其詞，想見其處，歷歷若再至，悠然思，恍然太息，不能自己也。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，見者未必愛也。及工畫者貌之，則咫尺之素可以終

日把玩而不能休。蓋吾之於物，動而遇之其感淺，靜而遇之其感深，況夫山水之樂，寄之翰墨之精微，豈止於畫而已乎？余適四方，登眺行役之際，觸境會心，輒欲有述，懶復自廢。今遇風雨之朝，燈火之夕，默默自省，則向之朝暉夕靄，墟烟野燒，忽如夢中所過而已。余以是嘉辰玉之好遊而能使之不忘也。（同上卷九《王辰玉紀遊詩序》）

六 孟陽之詩，皆言其所欲言，自少至於白首，懽愉慘悴，寥沉不平之思，讀其詩可盡見也。余以是媿之。然造次之間，杼軸於中，必矩矱於古人，則相與共之。夫意之所不能已者，洋溢而為文，文之所不能宣者，咏嘆而為詩。詩之工拙，才則為之，而抑揚開闔，紆徐煩數，有自然之節，如金石相和，絲竹迭奏，必適於節而後可以成樂。不如是，雖鏗錡奮揚，囁然滿耳，適為太師笑矣。孟陽之才力，其雄豪跌宕沈鬱頓挫，足以追配作者，而哀樂所發，長句短章，必合於法度，此其涵泳古人而得之者深也。（同上《程孟陽詩序》）

七 夫詩言志，志之所發，咏歌之，嗟嘆之而已。雖其杼軸於懷也，上出層雲，下入重淵，遠者在九州之外，異者在五經之表，自朝廟典章及里巷遊談，閨房晏語，莫不覃精竭慮以取之。及其有會於心而出之，成文者不過言其志之所在而已。至於其得失工拙之不相及，則其材為之，譬諸草木，彼春而華，此冬而榮，或彌漫於山谷照耀雲日，或掩映於欄檻斐疊風露，則賦性之異，受命之不齊也，而莫不有天然之致。若裁以綺綵，飾以丹鉛，不可同日語矣。（同上《香樹集序》）

八 夫心之精微出而為言。言有工拙，則係於其材。而言其所欲言者則一也。唯制義之文，則非言

其所欲言，而求仿佛於古人之所當言與所未言者，工者不過優孟之似叔敖，拙者則捧心學步而已，此真壯夫所不為而。（同上《唐正叔詩稿序》）

九 秦漢以還，作者代興，彬彬麗藻，各名其能。於皇我公，邁古先登，龍驤虎變，霧鬱雲蒸，無所不有，孰得而稱。四部之文，播於八荒，上軼屈宋，下躡班揚，蘇李渾成，顏謝潔芳，或如曹劉，迺壯縱橫。及為律詩，并包李唐，供奉僊僊，拾遺堂堂。後無高岑，前失盧王，牢籠宇宙，鼓鑄陰陽。廣彌六合，高并三光。汨流必窮，象物斯彰。譬如九成，始終金玉。又如大官，兼陳海陸。書契以來，無兩而獨。自昔文人，鮮終令譽。（同上卷十三《祭大司寇王弼州先生文》）

一〇 夫《關雎》言琴瑟鐘鼓之歡，《采芣》言筐筥錡釜之事，皆閨房所時有，女子之常職。然而謂周道之興，江沱汝漢之化，實由之。故詩人咏歌嗟嘆不能自己。（同上卷二十《壽一品朱夫人七十序》）

一一 《詩》不云乎：「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。母曰：嗟，余季行役，尚慎旃哉，猶來無止。」詩人既自述其道途之間，不能忘晨昏之戀，而又知慈母之拳拳憂思悵望必至之情。千載而下，讀之者猶為低徊太息。（同上《壽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序》）

費尚伊詩話

郁賢皓 尹楚彬編纂

費尚伊（約一五五四——一六四〇），字國聘，號似鶴，湖廣沔陽（今屬湖北）人。萬曆五年（一五七七）進士。選翰林院庶吉士，遷兵科給事中，出爲四川僉事，漢南兵備副使。後謫靈璧丞，量移韶州推官。丁外艱，乃歸卧林泉，絕意仕進。其於詩文非兩漢三唐不道，李維楨稱其所作「廣庶子之規模，約廷尉之汜濫」。著有《市隱園集》。本書輯錄其詩話二十七則。

一 費生曰：古樂府可無作也。體自我創，速肖謂何字而剽之、句而模之，獨不曰盜之屬乎？近代作者無踰王、李，然持議各異，亦互有瑕瑜。元美縱橫，無所不可，而自運爲多，于鱗沾沾學步，抵掌敖敖，恐亦未爲得也。余不嫻古文辭，每讀樂府，時一拈弄，然亦自魏晉以下，寥寥數章，其《白雲》、《黃